

粤台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宋德剑

# 粤台客家 民间信仰论集

YUETAI KEJIA MINJIAN XINYANG LUNJI

宋德剑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粤台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宋德剑

# 粤台客家 民间信仰论集

YUETAI KEJIA MINJIAN XINYANG LUNJI

宋德剑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粤台客家民间信仰论集/宋德剑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12  
(粤台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2396 - 0

I. ①粤… II. ①宋… III. ①客家人—信仰—民间文化—研究—广东、台湾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2892 号

## 粤台客家民间信仰论集

YUETAI KEJIA MINJIAN XINYANG LUNJI

主 编：宋德剑

出 版 人：徐义雄

策 划 编辑：李 艺

责 任 编辑：王莎莎

责 任 校 对：徐晓越

责 任 印 制：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 销 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9.75

字 数：350 千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6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总 序

嘉应学院是一所百年老校，前身是创办于 1913 年的梅县女子师范学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植根侨乡，服务山区，弘扬客家文化”的办学特色。

地处客家腹地的区位优势，加之学校一以贯之的重视客家文化的办学理念，使学校的客家文化研究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经过 20 多年的积累，客家研究院在民俗、方言、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方面积聚了一批研究实力较为雄厚的学术团队，并产生了一些较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在不断地进行总结与反思，相邻的赣南、闽西也为客家腹心区域，两地的高校赣南师范学院、龙岩学院也成立有客家研究院，也一直在开展客家文化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与赣南和闽西的客家文化研究形成错位发展，凸显自身的客家文化研究特色和长处，共同把客家文化研究这个事业做大做强，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努力思考的问题。

经过仔细分析，认真思考比对，我们发现一个现象：粤台两地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特别是客家人作为台湾社会的第三大族群，其文化一向为台湾族群文化中最具特色与活力之文化；同时，台湾的客家人又多以梅州为原乡，且历来两地客家文化互动频繁，联系密不可分，将客家文化置于粤台两个地域空间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更具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学术意义。

2011 年恰逢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推出“2011 创新强校计划”，次年学校

便在客家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并于2014年成功申报为广东省首批协同创新中心。中心力图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为粤台两地高校、科研机构搭建一个开放创新的学术平台，在粤台客家文化研究、粤台客家文化传承等诸领域不断凝练方向，将学校的客家文化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最早关注粤台两地客家人问题研究的是客家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先生，他在其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中对客家人迁台有这样的记载：“同时而台湾一岛，亦因初为清廷克服，旧日郑氏部众，多半逃亡南洋诸岛，因致全台空虚，人烟寥落；嘉应各属客家，得此良好机会，又复盛向台湾经营……当时留台客家，虽数目并不很多，然因台生活较易，客人受经济引诱，其后，愈来愈众，愈殖愈繁。”后于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又对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证：“康熙时迁移台湾的客家，虽数目不很多，然因台湾生活较易，客家人受经济引诱，接着便愈来愈众，几乎占了台湾全人口的三分之一。”进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台湾和大陆的客家学术研究者分别站在各自角度研究两岸客家问题，台湾地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连文希《客家人垦台湾地区考略》、陈运栋《谈客家先人的渡台》、庄英章《唐山到台湾：一个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等；大陆地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陈支平《客家源流新探》、刘正刚《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等。检视以上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大都只是停留在正史文献，缺乏系统的实地田野考察，论述往往流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更重要的是，尚缺乏两岸客家人血脉联系及文化渊源的系统性论述以及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把握。

基于以上认识，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从成立伊始，通过开展一系列课题研究以及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等形式，凝聚了粤台两地高校、科研机构一批长期致力于研究客家文化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粤台客家文化的深度研究。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研究面向：

一是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多元化。以往的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流，研究者以历史学的学科为主，且多以清代以来客家人渡海迁移为历史场景，来勾勒客家人从大陆向台湾迁移的历史进程，进而探讨粤台两地客家文化的源流及发展变迁。中心牵头倡导的研究则更加凸显出学科交叉的立体研究态势，力求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多元的学科视野开展粤台客家文化研究，实现客家研究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综合“试验

场”，打造客家研究的国际学术平台效应。

二是研究视野的现代转向。传统的客家研究多以宗族、民俗为主要研究取向，这主要源于客家是一个以宗族为聚居单位的族群，且因生活环境和悠久历史等社会因素至今保存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其要旨在于通过对一个“古老”族群的文化内核进行分析解剖，来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在。中心倡导的研究则在延续传统研究面向的基础上，注重客家传统宗族、信仰、民俗等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变迁，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部分于现代民众社会生活之意义所在，关注现在流行的“文化产业”“古村落的保护”“美丽乡村建设”等议题，从而彰显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社会功能与价值。

三是注重粤台客家文化“关键文化因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客家文化内涵丰富，其中“宗族”“神明”“女性”“传统建筑”等文化要素向来为研究者所青睐，然而这些研究主体一直被研究者剥离出其依附的时空场域，进行“真空化”式的抽象研究。研究者在其研究叙事中很难给人还原研究个体的真实历史图景。中心倡导的研究则一直秉承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眼光向下”历史研究的价值转向，即现在史学界流行的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田野与文献相结合，将客家文化的不同事项还原到客家人生活的鲜活场景中去，参与观察客家民众日常的生活，并对其行为、观念、信仰、风俗等诸文化事项予以分析、诠释与解读，从而探讨粤台两地客家文化形成、发展、变迁的轨迹。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中心推出这套“粤台客家文化研究丛书”，丛书包括学术研究专著、田野调查报告、研究论文集等，内容涉及粤台客家宗族、神明、女性、风水、节日、礼俗、文化产业等诸面向。可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以往粤台客家文化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亦是粤台客家文化研究一个新的起点。

以上寥寥数言，权当对丛书编辑出版初衷的一点交代，是为序！

宋德剑  
嘉应学院粤台客家文化  
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2018年2月

# 自序

民间信仰是一个极其开放的文化范畴，其内涵、外延相当丰富。民间信仰是指那些广泛存在于民间，基于自发性的一种心理、情感需求而产生的对某种圣灵崇敬的行为和行动。其与制度化宗教相比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没有自己的经典教义、专业的神职人员以及模式化的仪式、组织等。

民间信仰广泛存在于乡土社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世代沿承相袭的生活方式，内含一套相对稳固的需求体系、价值体系、行为体系”<sup>①</sup>。作为一种文化的表达方式，民间信仰相当稳固地保存了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最能反映一个地域社会或者生活在该地域民众族群的观念、价值与心理诉求，成为研究该区域族群社会文化的重要标本。

粤台两地客家文化在客家语言、民俗、建筑、艺文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其中主要原因是台湾 460 多万客家人中有 180 多万的原乡是粤东梅州地区，客家人迁移台湾的历史进程中也将原乡的文化带到台湾，在台湾生根发芽、传承发展。

客家人散居全球，分布广泛。就民间信仰而言，客家人的观念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信仰对象极其繁杂。就粤台两地而言，民间信仰也极其多杂。然细考两地较具代表性或信众广泛、影响力久远的神明，可以发现神缘相近，表现为台湾客家信仰的神明多为粤东原乡耳熟能详的神明，最

<sup>①</sup> 唐婷婷、甘代军、李银兵等：《文化变迁的逻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46 页。

具代表性的如惭愧祖师、三山国王、伯公、义冢崇拜、祖先崇拜等。以致很多台湾友人来到梅州，或是梅州人去到台湾客家地区，都能感受到从自然生态到文化生态的“亲切感”，感到两地乡土文化的“心灵契合”。当然由于时空的因素，台湾的客家民间信仰在几百年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变迁。

近年来，粤台两地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见仁见智，共同关注到民间信仰在粤台两地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显示度”，从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学等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粤台两地民间信仰进行了多向度、深层次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

本研究就是透过两地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的努力，通过对粤台两地民间信仰中“符号性”的神明如惭愧祖师、三山国王、伯公等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解读，勾勒出一幅客家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发展、演变及客家民众社会生活的“全息图景”。力图从信仰与族群、仪式与社会、信仰与文化变迁等层面，去诠释民间信仰在时空转换的发展脉络中变迁发展的社会机制与文化规则。

2018年7月

# 目 录

## Contents

001 总 序

001 自 序

### 信仰与族群研究

002 客家人与北台湾的开发及两岸民间信仰比较

——以粤东梅州与北台湾为重点考察 房学嘉

014 台湾各族群宗教信仰的比较 林本炫

032 惭愧祖师信仰与族群关系

——以南投竹山与鹿谷地区惭愧祖师庙为例 王志文 黄如辉

050 台湾花莲二次移民客家信仰的形成

——谈乡土神的竞争 邱秀英

### 信仰仪式与组织

060 文庙释奠仪礼之延续、再造及其社会意涵

——以六龟新威客家聚落之“祭义冢”为例 柯佩怡

087 台湾屏东客家鸾堂信仰研究 吴煥和 潘奕汝

102 台湾六堆客家人“还神”祭典仪式研究 谢宜文

### 三山国王研究

116 从三山国王崇拜看客家人的环境伦理 潘朝阳

140 粤东三山国王信仰与两岸关系的互动及发展研究

——以揭西霖田祖庙为中心的考察 宋德剑

150 三山国王信仰

——一个台湾研究者的当下体认 邱彦贵

### 义民信仰研究

182 客家民间信仰的传统与创新

——以台湾新埔褒忠亭义民爷信仰为例 邱荣裕

191 信仰、族群与政治

——台湾枋寮义民庙十五大庄形成史及其传播 罗烈师

祖神信仰研究

200 台湾客家家庙与祭祖文化之研究 刘焕云

220 客家女性祖先传说的形成与作用

——以粤台大埔族谱为例 陈瑛珣

229 台湾客家六堆弥浓人之敬外祖与族群性 洪馨兰

241 客家传统祖牌的女性祖先崇拜 曾纯纯

伯公信仰研究

256 信仰文化之邂逅、流动与混成

——从镇平到弥浓的“社官” 洪馨兰

276 土地伯公：客家人最亲近的神祇

——以高雄县美浓镇为分析重点的研究 张二文

# 信仰与族群研究

# 客家人与北台湾的开发及两岸民间信仰比较

——以粤东梅州与北台湾为重点考察

房学嘉<sup>①</sup>

客家人迁台的时间，虽然比闽南人迟，但他们在参与台湾岛的开发与建设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容小视。关于客家人对北台湾的开发，以及梅县与北台湾民间信仰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当多的成果，本文是笔者在参考学界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田野考察与地方文献资料所作出的初步分析，意在探讨客家文化的传承，祈望学界多多教正。

## 一、客家人与北台湾的开发

施琅平定台湾并主政台湾之初，大陆人民赴台被严格控制，尤其是粤东客家人属不能自由出入台湾岛的群体之一。当时清政府实施了渡台禁令：“一、欲渡台者，先给原籍地方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台湾海防同知查验，始许渡台，偷渡者严处。二、渡台者，不准携眷；既渡者，不得招致。三、粤地向为海盗渊薮，以积习未脱，禁其民渡台。”三条禁令充满了对粤东先民（当然也包括客家人）移垦入台的鄙视。实际上，虽然施琅实施了三条禁令，但在台湾宝岛的开发与建设中，还是留下了粤东客家人的身影。

客家人赴台参与台湾岛的开发建设，以大的区域分应始于台湾的北海岸。现淡水、三芝、石门一带的客家人其祖先主要来自粤东的嘉应州<sup>②</sup>和

① 房学嘉：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原院长、教授。

② 清嘉应州领程乡县（即今梅县）、镇平县（即今蕉岭县）、平远县、兴宁县（即今兴宁市）、长乐县（即今五华县），简称嘉应五属。

闽西的汀州府，如新店老街区的萧、罗家族即来自嘉应州。总的来说，在北海岸的客家人，人数最多者首推汀州永定县，其中又以江姓为最多。江氏主要在三芝乡的各处经营农垦，传说当地最早的杂货铺“茂兴店”，就是由旧庄的江氏族人怀品所开设。以具体的垦区分，18世纪初期，永定胡姓组成了“胡林隆”垦号，以及粤东饶平县客家人刘和林家族，开垦了淡水河南岸的平原上观音山脚下水源充沛的地带，范围北起今天三重市头前里的头重埔，南至北桃交界的丹凤、回龙。就是在现台北大都市之内湖也有不少客家人，如内湖的陈姓即是饶平县客家人，陈氏族人先后建立顶陈、下陈两个聚落，部分移居桃园。入住内湖的还有来自蕉岭县的黄其滞家族，其后裔有不少迁往苗栗头份。在中山区原先有饶平刘姓入垦。在松山区则有蕉岭的张姓入垦致富，并曾捐出田产建立新庄老街上的关帝庙。（邱彦贵，2001：38—40）以入垦的时间分，永定胡氏宗族为先，早在18世纪60年代，胡氏宗族就在当地建立了北台湾最早的学府——泰山的明志书院，以及新庄街上的关帝庙、五股名刹西云岩寺。目前，泰山乡14个世居大家族之中，有5个属于客属：嘉应州邓姓、大埔县黎姓、饶平县林姓、陆丰县张姓、永定县胡姓。据此推理，客家人赴台开发北台湾的时间当在此以前，估计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

北台湾客家村落最密集的要数桃竹苗地区。这里客家人口密集，客家话也保存完好。但粤东客家人何时入垦桃竹苗地区，目前尚未见可资参考的官方文献记载。但通过民间族谱，仍可探寻其踪迹。雍正末年，嘉应州人曹高英、曹高雄、曹高腾兄弟，率族人进入苗栗通宵湾从事开垦。通宵湾于乾隆中叶，随着垦民日众而发展为市。乾隆二年（1737），嘉应州白渡堡之谢雅仁、谢昌仁、谢鹏仁、谢成仁兄弟率族人赴台垦荒，初居后龙底，后入垦维祥、玉清附近。（黄鼎松，1998：61、93）乾隆五年（1740），蕉岭县塘福岭人陈世荐，率族人由沙辘社北迁，在嵌顶开垦设庄。乾隆十六年（1751），蕉岭县林洪、吴永忠、温殿王、黄日新、罗德逵等之裔孙两百余人，在今头份与中港间搭田寮开辟。尔后，粤东垦民接踵而至，先后有：梅县谢永江垦殖社寮冈（今上苗、北苗里）及嘉盛、芒埔的一部分；蕉岭县张清九、梅县刘明周开垦嘉志阁（今嘉盛）；梅县罗开千兄弟开发大田庄（今福星里）；蕉岭县徐华均兄弟开发西山（今福丽、文山里）；蕉岭县汤子桂开垦五只寮（今腾利里新东街东段两侧）；陆丰县何子报开发羊寮坑（今新川）；陆丰县彭祥瑶殖垦嘉志阁大墩下。乾隆中叶，有徐金升、张仁琳、汤玉新、叶朝利到苗栗各地垦荒。据地方文献统计，其时粤东垦民在苗栗已垦辟田地800余甲。乾隆二十年（1755），谢

雅仁发起捐造猫里三汴圳，灌溉维祥、嘉盛、南兴、西山、中兴、大田等六庄农田。该圳后称龟山大陂圳，为苗栗农田灌溉的大动脉。乾隆三十年（1765），蕉岭县人徐明桂、吴有浩率族人百余，至头份东兴茄冬坑一带开拓辟荒，垦成上、中、下东兴及桃仔园等地。同年，蕉岭县人徐德来为垦首，拓垦沙菁埔、兴隆、粪箕窝等地。（黄鼎松，1998：35－36、69）

自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粤东嘉应五属及海丰县、陆丰县之客家移民，陆续入苗栗开垦者，不下百余户。

嘉庆二十五年（1820），梅县人黄祈英、张大满、蔡细满等率族人入南庄拓殖垦荒。黄祈英于嘉庆十年（1805）由粤东赴台，先后在头份斗焕里受雇于闽南人经营之商号，负责与原住民交换物品等事务，由于黄生性豪爽，且能厚待原住民，深得原住民的信任，被原住民称为“多阿奈”（为同庚之意）。后来，因亏空所经手之款项，闽南人加以私刑，几濒于死，被樟加礼所营救，并将爱女许配黄祈英。尔后，黄认识张大满、蔡细满并结为兄弟，先后邀他们入垦南庄。黄祈英对以后陆续而至的粤籍垦民，都以宽厚待之，并发明“腰牌”（类似现在的入山证），作为安全之保障，客家垦民遂得以源源进入南庄，从事垦荒耕作。（黄鼎松，1998：74－75）

苗栗县的客家人，其先祖大部分迁自嘉应州的蕉岭县。蕉岭人移居台湾的情况，该县清代的县志已有记载。丰饶的台湾，使无数蕉岭乃至嘉应州属各县的农民，离开山多田少的家园，“竟（终）以台湾为外宅”。但早期的客家移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属季节性的移民或“打工族”。久而久之，这些移民先后在台定居下来，尤其是随着清廷携眷渡台禁令的放松，有的带着家小赴台，有的娶平埔族原住民妇女为妻，落地生根于台湾岛。他们为免年年回乡祭祖之苦，将家乡的祖先神牌分香赴台，同时又捐资积极参与原乡宗祠的修建，从他们在台湾另立祭祀公业等可初步推断，嘉应客家人至迟在清中叶就已经定居落户，成了台湾的一部分。由于蕉岭移台人数甚多，并经几百年繁衍，如今在台的蕉岭移民人口多出祖居地两倍以上，该县的钟、徐等大族在台湾客家人中也成了超级大姓，因此，台湾一般所称的“四县话”，严格来说指的就是蕉岭方言。（邱彦贵，2001：46）

参与苗栗开发的客家人中，影响最大者为黄南球。黄南球为晚清苗栗内山武装拓垦的传奇人物，他白手起家，经十余年时间的艰苦奋斗而成为晚清台湾屈指可数的富家。连横的《台湾通史》将其列名《货殖列传》，与陈福谦、李春生并列近代台湾的三大货殖家。1863年，年仅24岁的黄

南球集股创办了“金万成”垦号，自大坪林（今大坪村）入垦大河底，再向南垦殖狮潭大湖。光绪二年（1876）助平吴阿来乱，被授六品衔；光绪七、八年间，受知于巡抚岑毓英，奉派招抚中、北两路土著，改授五品衔。适清施行“开山抚番”政策，黄又被委以“新竹总垦户”，并兼办内山垦务。其间曾助工300名，修筑地方大桥堤，旋以捐例授贡生。光绪十四年（1888）初，创办“广泰成”垦号，招佃在今南湖、东兴、栗林、新开等地进行大规模垦殖。（黄鼎松，1998：42）黄尔后还承揽“陆成安”隘务，适遇国际樟脑价格飞涨，除从上游伐木制脑外，与金广福和板桥林家、雾峰林家等豪门巨室携手合作，适时承包行销。此外，刘铭传主持兴修的台北至新竹的铁路，所用枕木，多半来自黄南球前半生的事业区。至今，苗栗内山地区的老一辈人还记得“阿满头家”黄南球，因为以往要向他家纳租。（邱彦贵，2001：47–48）

新竹地区的开发，始于雍正三年（1725），盛于乾隆年间（1736—1795），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就初具规模。参与新竹开发的客家人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姜秀銮。（钟孝上，1991：71）姜秀銮的曾祖父姜朝凤是1737年赴台落居新竹的，至18世纪晚期，姜家已发展成为当地的重要家族，而姜秀銮是姜家迁台第四代，成年后领导民防团，表现杰出，素为官府所倚重，因此被委以重任。随着农垦区的推移以及清朝“开山抚番”政策的施行，且恰逢19世纪末国际樟脑市场的兴盛，长期从事樟脑生产的姜秀銮，旋与福佬绅商周邦正在新竹共同创办了全台最大的隘垦“金广福”，进垦新竹东南山区，即今北埔、宝山、峨眉。

台湾的物产丰富，其中茶为大宗，早在清代已远销北非摩洛哥，联结上国际商品网络。据文献考证，台湾茶的生产几乎与客家密不可分，除了大台北地区广义的文山茶为泉州安溪移民所栽种外，北海岸与桃竹苗的茶产区，都属客庄。甚至客家山歌的传承盛极于北台湾，亦得助于茶业的繁荣。（邱彦贵，2001：126）

樟脑在清代被政府指定为专卖事业，民间不得私自采制。而煤、石灰、玻璃砂、天然气等矿产，也因政府规定（清朝法律：私挖煤炭者立毙），或须有专门技术，或有庞大资本，因此桃竹苗矿产往往掌握在非客属手里，客属多半只是雇工。

## 二、北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特点

北台湾作为一个移垦社会，由于族群关系的原因，使当地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个从血缘化到地缘化的转换过程。在适应这个过程中，北台湾的

客家人带去了与原乡一脉相承的民俗与文化，如惭愧祖师信仰。惭愧祖师是嘉应州的代表性信仰，由清末客属吴光亮在率兵开辟中路越岭道时带去。（邱彦贵，2001：86）而惭愧祖师即粤东阴那山灵光寺的开山祖师，为唐代高僧，其信众遍布嘉应州各属乃至粤东地区。从灵光寺正殿主祀惭愧祖师，陪祀左为六祖慧能大师，右为定光古佛，足见嘉应州与汀州的两大代表性的民间信仰之关系非同一般。而定光古佛是汀州府的代表性信仰。在北台湾淡水镇学府路有一座鄞山寺，其主祀就是汀州客家的乡土神定光古佛。定光古佛俗家姓名为郑自严，是北宋时期的高僧，其祖庙在武平县的岩前镇，从乾隆年间该寺重修时即有来自台湾信徒的捐款看，定光古佛信仰很早就随客家人传到台湾岛。北台湾客家人还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义民信仰。北部客家人由于迁入的时间不一，且定居垦殖的区域广，虽不像南部客家人有一个共同的六堆组织，但也有一个中心，即义民信仰，这就是著名的新竹枋寮义民庙和苗栗的义民祠。俗民利用历史上的义民精神建构使之成为当地客家人自身社区意识的文化象征体系。义民信仰圈在北台湾客家区域内的形成，标志着北台湾客家人由经常往复迁移的“打工族”到完整的客家社会的确立。

所谓“义民”，是指在开垦、发展北台湾的过程中为保卫乡土、家园而死于战事者。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事，以反清复明号召四方，乃得以前后维持三载，然其党人部卒乃乌合之众，良莠不齐，所到之处横行肆虐，焚杀劫夺，无所不为，人民惨遭迫害，牺牲者不计其数。其时在新竹有垦首林先坤联合陈资云、刘朝珍率乡民配合官兵抗敌。而在苗栗，则有蕉岭籍士绅钟瑞生、刘维纪、谢尚记等招募后龙十八庄粤籍民众，守御西山（今属苗栗市）、南北河（今属公馆乡）等处，后参加大甲（台中大甲）、下埔心（在彰化埤头乡）等战役。平定林爽文动乱后，在新竹，有地方先贤林先坤、刘朝珍、陈资云等，醵资发动人员巡察各地，以黑色义旗为据，将义军尸骸二百余具运达枋寮埋葬，随后林先坤倡建庙宇崇祀。在苗栗，乡民则将阵亡者遗骸收葬于中兴庄（今苗栗市北苗、上苗、清华三里），立为义冢，后又建立义民祠。当时福建巡抚皋夔感念义民军杀贼有功，以“精忠”题奏朝廷，乾隆皇帝初封“义军”，继封“褒忠”，三赐御笔“褒忠”。义民信徒几乎涵盖了全台客家人及部分闽南人。义民庙分布全台，其中北部的桃园、新竹、苗栗三县共有九座，中部的南投、嘉义二县共有十二座，南部的高雄、屏东二县共有六座，东部的花莲、台东二县共有七座。（平镇褒忠祠，1991）其中被尊为祖庙的新竹县枋寮褒忠义民庙与苗栗义民祠均在北台湾的桃竹苗地区。笔者曾于2001

年，在罗烈师博士的帮助下，先后考察了这两座祖庙。枋寮义民庙最初仅为创建本庙的林、刘（饶平籍），陈、戴（蕉岭籍）等几个士绅家族祭祀，道光十五年（1835）轮值祭典雏形开始出现，有了十三庄的名号。“枋寮义民庙目前已有三十九座分香庙，遍布全台，奉祀义民爷已成为台湾人的普遍信仰。”（林光华，2001）自从1878年新竹内山的金广福大隘地区加入后，义民爷祭典已成为北台湾客家族群最大的宗教盛事。至今它辖下已达十五大庄。苗栗义民祠信仰范围包括苗栗、头屋、公馆、西湖、铜锣、三义等地。目前，全台恐怕罕有其他的祭祀组织可与义民爷相类比。（邱彦贵，2001：97—98）

义民庙祖庙祭祀义民爷，各分香庙回祖庙过香（或曰过火）等活动的时间与内容已程式化。到了过香的季节，各分香庙就组织信徒抬着义民爷的神牌、带着祭品到祖庙祭祀。

义民庙每年最大的法会是中元节（七月十五），其时要举行普度超生的祭祀活动，通过这一活动，怀念先人创业之艰难，整合迁居北台湾地区的各地客家人，加强各庄、乡、镇之间的和睦团结。

### 三、粤东梅州客家民间信仰特点

客家人对于粤闽赣边山区的开发建设，学界已出版大量的研究报告，此不赘述。客家人在开发建设粤东山区的历史长河中，对一些特殊的神灵格外重视，形成了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民间信仰，而公王崇信即其中典型，笔者根据田野考察略述如下，并将其与北台湾客家民间信仰作一比较。

粤东梅州的地方神明公王从广义上来说是地方的守护神，它扮演了瘟神与土地神的角色，而公王则是俗民对神灵的特殊称呼。在俗民的心目中，公王是一个福神，是社区的守护神，是一个或几个宗族的风水核心。而其风水范围又仅限于神灵游神圈。

#### 1. 公王信仰是梅县民间的地方文化特色之一，其俗甚古

据王之正编乾隆《嘉应州志·疆域》载：松口之溪南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已经建有汉帝宫庙，因此，俗民崇信公王之俗，起码可上推至宋元之际。因为从信仰而至建宫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这深受俗民崇信的公王指谁？民间有说是历史上的帝王，也有说是祖神及土地神的。在梅县民间，虽公王宫庙随处可见，但各宫所崇祀对象有所不同。如松口镇之王明宫、王济宫祀梅溪公王，而五显宫则祀华光大帝等。如汉帝宫仅松口镇就有两座，所奉神灵，俗民称为“汉帝公王”，其原型